

看懂中国格局的第一本书 ▲

从诸侯到帝国

鬼谷工作室 王伟 —— 著

解剖历史：地缘、经济基本盘、
权力分布以及文化，这几条是最基本的切入点。

秦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看懂中国格局的第一本书

从诸侯到帝国

鬼谷工作室 王伟——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看懂中国格局的第一本书：从诸侯到帝国 / 王伟
著. —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7.2
ISBN 978-7-200-12298-5

I. ①看…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0683 号

看懂中国格局的第一本书

从诸侯到帝国

KANDONG ZHONGGUO GEJU DE DI YI BEN SHU

王伟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00 千字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2298-5

定价：3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前 言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

百川沸腾，山冢岸崩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哀今之人，胡憊莫惩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世间万事，知其所来，方知其所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是以一个“时政作家”形象在示人，而在我看来，在面对由各种五花八门的“新闻热点”所组成的“信息噪声”时，没有什么比静下心来梳理那些发生在数千年之前的事情，更能让人保持头脑清醒的了。

那些让我们头脑保持清醒的事情，通常被称为——“历史”。历史的真正价值在于其给予我们逻辑和斗志，而不该是对古人进行“狗仔队”式的“八卦”，更不应该是粉饰当

下错误的遮盖物。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非常反感以那种看似幽默，实则仅仅是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显示自己小视野、小格局的所谓“历史”；我同样不赞成那种把“历史”放在神坛上，不许碰只许拜的所谓“维护传统”——这就好比你不能说法医不尊重逝者是一个道理。审视历史有一个基本原则：“抓大放小。”

那些纸上的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吗？或许有时是，但在大部分时间，“历史”一直都是由写历史的人在写。中国的传统史观本质上是士大夫史观，或者说是文人史观，“道德”的解释权历来是这个群体手中最大的资源。为了最大限度放大自己的权重，由这个阶层执笔的史书往往倾向于将关注焦点放在细节上，将王朝兴衰的根源最终简化为“德”与“不德”、“贤”与“不贤”、“昏君”与“明君”、“忠臣”与“佞臣”……我并不否认其中有积极的一面，但久而久之，这种思维模式会使得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落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桎梏。似乎，历史大势是决定于少数人的一念之间。

事实也许并非如此，历史本质上是由无数个“偶然”所组成的“必然”，我们可以对现在正在发生的各种政治、经济事件做出预测和评估，并非是因为我们对某个领导人的私德有多少了解，而是因为我们手里有大量基于技术、逻辑乃至人性的理论依据，这些规律性的东西，放在几百、几千年

前，其实同样是适用的。法医常规解剖，标准程序要开颅、胸、腹3腔，其实解剖历史也是差不多：地缘、经济基本盘、权力分布以及文化，这几条是最基本的切入点。也可以说，历史其实就是一份王朝的验尸报告。

这套思路在分析现代国际政治中并不新鲜，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看数千年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呢？从生理结构来说，现在的我们和10000多年以前的人类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对于古人，我们既无须高估也不能低估，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时，所有人都会做出差不多的反应，这和他所处的年代其实并没有太多关系。

中华文明与同处于这个世界的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文明疆域与政治疆域是基本重合的，并且在2000多年中，这种大一统一直是常态。而后两者则恰恰相反，在多数时候它们都是在一个文明圈内存在数个国家，统一的大帝国对它们而言仅仅是历史中的一小段插曲而已。换句话说，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她的“大一统”。

公元前221年，始皇帝一统华夏，由此开始，中华文明彻底与其他文明“分道扬镳”，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从诸侯到统一的秦帝国，再到汉帝国，这段历史铸就现在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这其中蕴藏了大量我们民族或许暂时处于沉睡状态的记忆，通过它，你将会看到一个有别于通常印象、不太一样的“中国”……

前 言 / 1

第一章 风起陇西 / 1

华夏之初 / 2

浩浩商魂 / 8

战斗部族 / 15

殷周鼎革 / 18

周治天下 / 33

西北屏障 / 39

第二章 刑名治世 / 44

大国分合 / 44

李悝变法 / 59

吴起变法 / 67

商鞅变法 / 75

第三章 转折之战 / 114

马陵之战 / 115

河西之战 / 131

长平之战 / 139

铁兵器——战国时代的“硬件” / 162

第四章 六国毕一 / 168

术不抵势——灭韩之战 / 169

决胜庙堂——灭赵之战 / 178

胜之无奇——破燕灭魏 / 186

华夏统一的最后冲刺——灭楚降齐 / 193

第五章 再铸华夏 / 206

秦帝国的事实统一 / 208

功在史、亡于势——秦帝国的宿命 / 220

偶然中的必然——一场宫廷政变改变了帝国命运 / 236

大泽乡起义——压垮秦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 240

帝国的回光返照 / 248

第六章 大秦悲歌 / 260

祸起庙堂 / 268

定陶之战 / 274

巨鹿之战 / 280

既是结束，也是开始 / 304

汉承秦制 / 318

关陇集团与华夏治乱 / 321

附 章 帝国之道，统合为本 / 327

上 / 327

中 / 334

下 / 338

第一章 风起陇西

至少到目前为止，地缘政治依然是判断国际关系、各国政治经济走向等问题的基础之一，这与5000多年以前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讲中华民族的历史，有人从尧舜禹开始，有人从夏商周开始，还有人以缺乏考古挖到的实物为依据，否认夏的存在。其实，当初发现冥王星，是通过引力计算出来的，而不是靠天文望远镜看到的。基于同样的原理，从商朝的文明成熟程度来推算，很难想象在它之前不存在任何文明作为基础。商是被我们大大低估了的文明。周朝，“郁郁乎文哉”，自不必说。现在考古认定尧都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舜都阳城（今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王城岗一带）、殷墟安阳（今河南省最北部）、西周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西）

均离黄河不远。秦人亦是华夏一支，居于陇西，一直是商周对付犬戎的依靠力量，在与西戎长久惨烈的拉锯战中自我磨砺。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被封为诸侯，又被赐封岐山以西之地，秦国正式成为周朝的诸侯国。

华夏之初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文明”与“帝国”的生成，都有赖于地理因素，而有意思的是，“文明”与“帝国”，对地理要素的需求从某种程度上说恰恰是相反的。

在大约5000年前，在中国的黄河中下游流域，开始有了见之于历史的华夏古文明，而在更早时候（大约六七千年以前），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同样出现了河姆渡文化和良渚古国。从地理角度来说，大型河流流速相对缓慢的流域，往往是古文明最好的孵化基地。由河水带来的冲积平原，土壤具备相对较高的肥力，且土质普遍疏松，在只有石器和骨器的情况下更加容易耕种，再加上临近水源便于灌溉，使得这里非常适宜农耕——相比于采集、渔猎，农耕生产对人类社会“硬件”和“软件”的要求都更高、更复杂，这就进一步促成了文字、城市、青铜器等文明要素的产生。黄河、长江如此，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和尼罗河流域同样如此。

对于古文明来说，地理要素除了带来便利条件，还带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东西——压力。回顾千万年以来的历史，真正促成人类文明发展的因素，八九成都是因为要应付各种各样的麻烦，迫不得已只能往前走，而并非出于什么“追求理想”。亘古以来，人所面对的压力，无非两种：天灾、人祸。例如女娲补天、羿射九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自然神话反映的是天灾；康回冯怒（共工怒触不周山）、蚩尤作兵背后则反映的是人祸。

按照史书记载，在大约4000年前，华夏大陆出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袭王朝——夏。夏的产生，源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超级工程——大禹治水。

距今4000多年前的华夏大陆，在气候上与我们现在截然不同，当时的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得多。那时，河南和山西地区遍地跑着大象和犀牛，新疆地区密布着新疆虎和西域狮，黄河及其支流里时常潜伏着足可以吞掉大活人的鳄鱼……总之，如果从太空俯瞰下去，当时的华夏大陆大部分地区都是郁郁葱葱的景象。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人类来说，当时黄河流域的水量普遍过剩。

在舜帝时代，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华夏各部族遭遇到了—场足以威胁所有人生存的大洪水。在此之前，面对不太大的水患，各部族都是各自为政，以筑城的方式来抵御——在中国古代，城墙历来兼具军事防御和防洪两重作用。而在面对持续的大洪水时，这种传统手段已经无法应对了，在洪水长

时间的浸泡下，原本结实的地基会被一点点泡成烂泥，再坚固的城墙也会因此出现大面积坍塌。相传禹的父亲鲧，以及更早的共工氏，都是因为沿用这个老套路，导致治水不力，最终都被舜帝处死。要解决如此大规模的水患，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全流域治理，这就需要统一协调黄河流域的所有部族。

在当时，牵头联合治水的是一个由四大部族组成的联盟，他们的首领分别是：居于领导核心的禹，以及契、稷、伯益。有意思的是，这四位正分别是后世夏、商、周、秦四朝的先祖。

在治水期间，为了协调各个部族，于是有了最早的上下级服从体制；为了保证治水的后勤保障，必须无偿地从各个部族手中征调粮食、布匹，于是有了最早的贡赋制度（算是税收制度的前世）；为了维护治水领导层的权威，对不服管的部族予以镇压，于是有了最早的常备军；治水涉及整个黄河中下游流域，于是有了最早的国土普查；大禹将勘察过的土地划分为九州，于是又有了最早的行政区划；为了明晰赏罚，有了最早的刑罚体制——五刑，有了最早的司法体制——皋陶断狱（皋陶是伯益的父亲，中国司法的鼻祖）；灾后重建，首先就是如何重新划分已经无主的土地，于是有了后来延续2000多年的井田制度……

总之，历时13年的治水工程，最终以人类驯服自然而告终，而禹在这个过程中也积累了空前的威望。围绕着治水工程，一大批人脱离了农耕、渔猎这些最基础的生产活动，成

了专业化的官吏、工匠或常备军，洪灾结束后，这批人的生存随即遇到了麻烦，而大禹则是唯一可以带领他们摆脱困境的领导者。对大禹来说，治水使得他手中拥有了一套原始但已比较完整的国家架构，这是在此前的千百年里从未出现过的，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把一堆人进行有序的组合之后，竟然可以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大禹

治水工程完结之后，四大部族都接受了舜帝的赐姓：禹部族姒姓；契部族子姓；稷部族姬姓；皋陶、伯益部族嬴姓。上古时期的“姓”与后世并不是一个概念，它由一族人所共有，一族有姓，即说明他们在所在区域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荣誉和权力，也就是说，姒、子、姬、嬴四族是当时中国大陆地区最为显赫的大族。

事实上，全世界的范围内，“姓”最初都是和贵族制度相关联的，这是因为相对于平民和奴隶，贵族对于血统更加看重。日本一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才做到人人有姓，在此之前，姓只为贵族所独有；而在欧美，通过一个人的姓氏你可以很容易地追溯到他的血缘和先祖的所在地，譬如德语名字中出现“冯（von）”，法语中出现“德（de）”，这

都意味着对方来自一个历史悠久的大族，譬如法国演员路易·德·菲奈斯，他的名字就意味着在君主时代，他的先祖曾接受过国王的册封。至今，族谱学依旧是欧美国家的一门显学，众多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热衷于通过族谱学专家来找到自己的“根”，以此获得一枚大族的族徽。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就是一个例子，他的父系血统来自牙买加黑人，而母系则是白人。在卸任之后，鲍威尔花了不少工夫，确认了自己与爱丁堡的一个苏格兰望族有血缘关系，由此获得了该家族的一枚族徽——在西方社会，这对提升一个人在上流社会的地位，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而中国的姓氏体系自春秋时代就开始趋于模糊，到战国时代，已经基本实现了姓、氏融合，人人有姓。这恰恰说明，我们的文明比其他文明更早地进入了平民社会阶段^①。这是题外话。

回到正题。在四大部族获得赐姓之后，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将开始一次重大的变革。子、姬两姓贵族此时已经在禹的权力体系中被迅速地边缘化，甚至可能已经被放逐，皋陶、伯益父子所领导的嬴姓，成为禹最重要的政治盟友。

^① 笔者认为，一个社会是否算“平民社会”，并不是看是否存在君主——无论是名义上的还是实际意义上的，而是要看是否存在贵族专权“私天下”。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一个时代里，资源的总量基本是刚性的，有人多占必然就要有人少占，对比庞大的贵族阶层，君主即便再“穷奢极欲”，其消耗也几乎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就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显然是贵族阶层带来的影响更大。

在治水成功后不久，禹随即召集诸侯在会稽山一同祭祀神灵——在古代，主导祭祀，是一种权威性的体现，直到如今，在农村地区，组织祭祖的都是家族里影响最大的人。在当时，从理论上说舜帝依然是华夏族公推的领袖，禹的做法事实上是一种僭越，于是傲慢的防风氏（现在汪姓的先祖）选择以故意迟到的方式，来驳禹的面子。禹的处理方式则远出众人预料，并不是按照惯例“说服教育”，而是直接处死了防风氏。相传，防风氏被处死后，大禹又下令肢解了他的尸体——这便是车裂之刑最早的由来。因为传说防风氏是巨人，结果导致后世孔老夫子指着人家挖出的恐龙化石愣说那就是防风氏的遗骨。这种酷烈的立威方式有效地震慑了各路诸侯，进一步强化了禹以及整个姒姓的权威地位。同时这也说明，刑罚在当时已经开始成为处理社会关系的一种新的手段。

此后，在禹的组织下，华夏族联军开始对南方三苗部族进行征讨。治水期间形成的国家机器，在战争中继续发挥着效能，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至此，禹的基本盘已经被打造得牢不可破，由禹来接替舜帝，成为华夏各部族新的联盟领袖，便成了一件毫无悬念的事情。

再往后，禹一反部族公推的传统，将权力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而曾经作为姒部族政治盟友的嬴部族，因为威胁到了启的权力，因此遭到了打压，其首领伯益被启诛杀。由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血统传承权力的朝代——夏，正式建立了。对比后世，夏更像是松散的联邦，诸侯

与天子之间的臣属关系并没有制度作为依托，完全取决于武力和舆论压力。有趣的是，在夏朝，君主并不称为“王”而是称作“后”，因此夏朝第一个统治者的标准叫法应该是“夏后启”。

浩浩商魂

必须承认的是，迄今为止，这个世界上任何形式的“统一”，其实都是“征服”的产物，直白地说就是“打”出来的。就好比雨滴的形成有赖于尘埃作为内核来聚集水汽是一个道理，一个文明圈子的统一，必然有赖于一支强大的力量来征服、兼并直至统合其他力量。

在距今3000多年以前，由禹开创的夏朝，在夏后桀时代，走到了尽头。夏的国都位于阳城，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登封市附近，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良好的农业基础可以保证获得更多的人口，也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兵员，而平坦的地势则便于四下出击，讨伐那些不服管束的诸侯。然而一旦国势逆转，这种无遮无挡的环境却会变得异常凶险，因为你打别人方便，也就意味着别人打你同样方便。

史载，桀在位期间，伊水、洛水曾一度全部干涸，后世的文人们认为这是上天对夏桀“无道”的警示。而真正的问题也许是，当时的夏遭遇了极其严重的旱灾，作为国本的农业因此难以为继，国民经济趋于崩溃。曾被夏王朝

逼得四处流亡的子姓部族，在其领袖汤的领导之下，此时则正在崛起，因为子姓最初获得的封地是商邑，因此他们又被称为“商人”。曾经同样遭受夏王朝打压的嬴姓部族，不失时机地选择与商结成同盟，如此一来，实力对比的天平彻底倒向了商一边，这最终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朝换代，夏商之间的战略决战最终爆发于鸣条地区（今山西省运城市附近），鸣条之战中夏军主力被商、嬴联军击败，夏后桀被俘，之后被商汤放逐。由此，商朝宣告建立。

对比其他朝代，商朝是一个明显被世人所低估和忽视的朝代，一方面这是因为商的历史过于久远，另一方面也是拜明朝人所写的那些奇幻小说所赐^①，事实上，商对后世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与其他传统的农耕部族不同，商人族群一直处于一种飘忽不定的迁移状态，这或许最初是源自夏王朝对商部族的不断征伐——在大禹时代，契与稷就已经与禹部族决裂了。

然而久而久之，这种不断迁徙的状态最终造就了商人多元化的经济模式。在商人的经济生活中，农耕、渔猎、畜牧和工商业的权重都差不多，并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在上

^① 不客气地说，明代文人所写的几本看似是历史的小说，对扭曲民间的史观起到了非常坏的作用，譬如《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三国演义》，这几本书归结起来，无非都是强行将遵奉程朱理学的明朝文人的士大夫视角植入到古人身上，这其实并不比时下“穿越神剧”强到哪儿去。小说的地位显然不比正史，但其流传广度却远高于正史，久而久之，这些小说以及由其延伸而来的画本、小人书、戏剧、评书，便悄无声息地固化了大多数中国人对历史的看法。